

凡人心迹

致敬树冠

徐满元

正如一切平凡而伟大的事物一样，树冠就像铺在天空河床上的鹅卵石，俯拾皆是。

最早像珍珠一样嵌入我记忆项链的树冠，无疑是故乡黄泥巴塘村口那两棵需数人合抱、高达数十米的大枫树。它们巨大的树冠，仿若我后来在城市游乐园里多次见到的摩天轮。这两座摩天轮，恰似永久牌自行车的前后轮，一二百年如一日，载着我的故乡年复一年地驶过春夏秋冬。这两个几乎在空中相切的圆，曾像两块巨石，吸引着我童年、少年时期期望的目光和铁屑一样零碎、青涩的梦想。即使如今回想起这两棵至今仍健在的枫树，还觉得他俩就像爱心宽广的慈善家，随时收容任何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鸟儿，并为他们提供满意的枝杈当地基，去盖妻妾生子的婚房。待他们儿孙满堂时，便日日把大枫树视为心中的太阳，放声歌唱。同时，这两棵巨型树冠，也像智者一样启发我：贫穷并不拒绝遐想，而遐想一旦通过努力化为

现实，也就变成了实现的理想。正是怀着这样的遐想或曰理想，我也算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。故每当回到故乡，我都要久久仰视这两棵俨然已浓缩成为心中的故乡的树冠，发自内心地向它们致敬。

后来，因求学、工作需要，我离开家乡到外地生活。可我目光的游鱼无论到哪儿，都习惯于树冠的池塘里，甚至是树冠连成的江河湖海里游来游去，觉得那是一种无比惬意的事情。

看，那两排行道树冠，手拉着手、肩并着肩，筑成结实的堤岸，将道路的河流搂在怀里，让车辆鱼群似的衔着目的地来去自由。

每当春季来临，那柳树、梧桐、水杉等树冠，稚嫩的绿叶先是“七八个星天外，两三点雨山前”似的稀稀落落，可一眨眼功夫，那泉水般的绿便汨汨成一团碧潭，给人春意深不可测之感。待夏如约而至，树冠早胸有成竹，总以一片浓荫报答当年植树者的深恩。小时候多次于树冠下躲雨或

纳凉，那时的树冠便是为我撑开的一把伞。参加工作后，夏天节假日时，经常与同住一个大院的棋友们于树冠下对弈。这时，善解人意的树冠，便张罗着替我们开了间棋牌室，免费提供阴凉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生活经历，树冠也就成为我诗歌中的常客：“抱团的树冠/是树一生坚守的信念/与浓荫不见不散/一心造福行人/又给休闲加冕”“团结的树叶/以浓荫的口吻/与炎炎烈日平等对话/言谈举止里/总透露着自信和生机”夏去秋来，更考验着树冠们的智慧和勇气。

那些常绿树冠，仿佛不约而同地做了次深呼吸，然后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去面对飒飒秋风乃至寒露薄霜。仅有少数叶子默然了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的游戏规则，毫无怨言地回归泥土之中，恰似结束了最后一次表演的演员，坦然走下一直热恋的舞台，淡出观众的视线，去做“化作春泥更护花”的幕后英雄；而那些落叶树冠，在奉献着自己的保留节目——川剧变

脸，由绿而黄或由绿而红，尔后在阵阵秋风的喝彩声中，集体退场。他们甚至来不及卸妆，就争先恐后地投入到大地母亲温暖的怀抱，如久别亲人似的抱作一团，最终带着缤纷往事归于沉寂的沃土，实现落叶归根的夙愿。

在严寒冬日，常绿树冠挺身而出，责无旁贷地成为鸟儿和人们寻找慰藉的目光驿站，给了人和鸟一种希望无处不在的踏实感。而落叶树冠则删繁就简，轻装上阵，把阳光的金子让给身后的屋舍和路上的行人，把雪花的银两让给期盼已久的大地，让“瑞雪兆丰年”的说法落到实处。

待冬去春来，常绿与落叶树冠便不分彼此，兄弟姐妹一样携起手来，共赴似锦前程，把蒸蒸日上、欣欣向荣诠释得淋漓尽致，让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，都有了努力进取的愿望并付诸行动。

这就是无论何时何地，都全身心地将我陪护的树冠——故乡的、异乡的、四季的……我由衷向您——树冠致敬！

心香一瓣

收藏春天

刘刚

春至浓时当收藏。这大约是一年中丰腴的时辰了，丰腴得近乎奢侈。那绿意不再是初春时怯生生的试探，而是泼洒开来，无遮无拦的。你随便走到哪里，都像是在浸在一汪碧沉沉的、温润的春水里。风是暖的，带着些微湿漉漉的青草气，拂在脸上，茸茸的、痒痒的，竟有些缠绵的意味了。阳光也慷慨起来，不再是冬日里那种吝啬的、薄薄的亮，而是沉甸甸的、金箔似的，从叶隙间筛下来，落在地上便是晃动的、细碎的光斑，像是谁不经意间打翻了一地的碎金。

我总爱在这时候，到城外走走，似乎非如此便辜负了这份盛情。田垄间的麦子已经秀穗，齐刷刷的一片，绿得有些发乌，风吹过，便起了柔和的波浪，一波推着一波，直涌向远处青黛色的山峦。那山也早已换上了新装，不再是冬日的枯瘦与棱角分明，而是温软的、含混的，轮廓被茸茸的嫩绿勾勒得柔和了。桃花是开尽了，那一片惊心动魄的绯红云霞，如今已零落成泥，只剩下些憔悴的，卷了边的瓣儿，还恋恋地挂在枝头，或委顿在湿润的泥土上。空气里似乎还残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甜香，淡得如同一个遥远的梦。

然而，春天是绝不肯寂寞的。这边谢了，那边又热热闹闹地登场。路旁的野蔷薇，正开得烂漫，一簇一簇，粉的、白的，热热烈烈地从篱笆上探出身来，毫不避人。那香气是浓的、馥郁的，带着一股子野性的甜，一阵阵扑面而来，几

乎要将人熏醉。蜜蜂们是最忙碌的，嗡嗡地穿梭其间，那声音，听久了，竟成了春日午后一种恒定的、催眠的伴奏。池塘边的垂柳，披着一身嫩得几乎要滴下水来的新叶，长长的枝条一直垂到水面，风来时，便蘸着水，一下一下地画着圈儿，惹得水里的鱼儿时而聚拢，时而散开，闪烁着细碎的光。

看着这一切，心里便生出一种奇异的、又是满足又是怅惘的情绪。这满眼的、蓬勃到极处的光景，却也正是转瞬即逝的预兆。古人说“开到荼靡花事了”，荼靡花开，春光便也到了尽头。这浓得化不开的春意，恰恰预示着那无可挽回的流逝。于是便更觉得应当“收藏”了。倒不是真要采摘些什么夹在书页里，那样的收藏，终究是干瘪的，失了魂魄的。我想收藏的，是此刻充盈在胸间的这一份丰盈，是这光影，这风拂过肌肤时微妙的触感，是心里那份被这无边春色所唤醒的、对生命本身的、静静的欢喜与怜惜。

这大约便是最好的收藏了。让这春日的盛景，以一种整体的、活生生的姿态，烙印在记忆的深处。往后，在那些沉闷的、灰暗的时日子里，或在某个燥热的夏夜，这记忆便会不期然地苏醒过来，带着青草的涩味与野蔷薇的甜香，带着那日午后沉甸甸的阳光与暖风，在心里漾开一片温润的、永不褪色的绿意。春至浓时当收藏，收藏的不是物，是那段流光，与流光里那个被春天浸透了、静默而丰盈的自己。

生活感悟

修篱种菊

孙福攀

案头摊着半卷陶渊明的诗，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诗句，在喧嚣的城市午后，竟生出几分穿透力。窗外是鳞次栉比的楼宇，车水马龙的声响隔着玻璃飘进来，我指尖摩挲着书页，忽然想起阳台角落那几盆被遗忘的花草——它们大抵就是我这个生活在城市里的人，藏在钢筋水泥里的“东篱”。

周末的清晨，难得避开了加班与琐碎，我搬来小凳子，蹲在阳台整理那些花草。久未打理的花盆里，杂草已窜得比花苗还高，绿萝的藤蔓垂在栏杆上，叶片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，几株去年种下的太阳花，蔫头耷脑地伏在盆土表面，只剩零星几片绿叶还在倔强地舒展。我找来小铲子，小心翼翼地拨开杂草，指尖触到湿润的泥土，带着几分青涩的气息，竟让人莫名心安。

泥土簌簌落在瓷砖上，我俯身捡拾，忽然想起小时候在乡下，也是这样蹲在菜园里，看祖母除草、种菜。泥土的芬芳混着草木的清香，漫过鼻尖。那时不懂“田园”二字的深意，只觉得蹲在地里摆弄草木，是最惬意的时光。如今身在城市，步履匆匆，竟连好好打理几盆花草的闲暇，都成了奢侈。

我把杂草连根拔起，装进垃圾袋，又找来喷壶，细细喷洒盆土。水珠落在叶片上，瞬间折射出细碎的光，蔫软的太阳花仿佛被唤醒，叶片慢慢舒展开来。我又从储物柜里翻出几包花种，是去年秋天特意买的，一直没能静下心来栽种。此刻，我蹲在阳台，一点点把花种埋进土里，动作轻柔，像是在安放一份久违的期待。

整理间隙，抬头望见楼下小区的绿地，几位老人正蹲在角落忙活。走近一

看，竟是在开辟小小的菜地，几个泡沫箱改装的花盆里，种着小葱、生菜和辣椒，绿油油的一片，在钢筋水泥的映衬下，格外显眼。一位阿姨正弯腰给菜苗浇水，动作娴熟，眉眼间满是温柔，她笑着说：“在城里住久了，总想念老家的菜园，种点小菜，既能解馋，也图个清净。”

我站在阳台，看着那片小小的“菜地”，看着老人们忙碌的身影，心中生出几分羡慕。原来，不止我一个人在向往田园，每个被困在城市里的人，心底都藏着一片属于自己的“东篱”。它或许不是陶渊明笔下的大片菊园，不是乡下的一亩三分地，可能只是阳台的几盆花草，小区的方绿地，甚至是郊区租来的一小块菜园。

夕阳西下，我终于整理好阳台的花草，几盆花苗整齐地排列着，晚风拂过，叶片轻轻摇曳，带着淡淡的泥土清香。我搬来一把椅子，坐在阳台，捧着那卷陶渊明的诗，忽然懂了“心远地自偏”的真正含义。

我们总以为，田园在远方，在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野，却忘了，真正的田园，从来不在脚下的土地，而在心中。所谓修篱种菊，从来不是要逃离城市，而是在喧嚣尘世中，为自己的心灵开辟一方净土。阳台的花盆里，种的不是花草，是对田园的向往；心中的“东篱”上，开的不是菊花，是一份从容与安宁。

不必执着于寻找真正的篱笆与菊园，不必抱怨城市的喧嚣与浮躁，只要心怀热爱，心存安宁，哪怕是阳台的方寸之地，哪怕是小区的一隅绿地，都能种出属于自己的“菊花”。心远，喧嚣自会远离；心安，处处皆是东篱。



一轨花香，半程春风 张春光 摄

《心经》虽短，却很耐读，很有意味。“心无挂碍”四字，是《心经》要旨所在。如何安放我们的心？《心经》指出了一条特别的路。

无心无人，也无世界。有心有人，世界是活的；万物流变，万象日新。心是人与世界共生共存的根由。

在人与人而言，如何安放养护自己的心，就变得至关重要。

人生经世，有心有欲，有欲便须有得。但欲的满足，不仅取决于自身的主观条件，更受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。有欲而常难满足，换句话说，就是有欲而常不知足。面对欲望，我们只有知足与不满足两种选择。

如何去欲？《心经》想釜底抽薪，从根本上解决人心的苦恼，度人生之“苦厄”。

《心经》说一切欲都是世间的表相，都为“空”，都是“无”。人所求所满足的，不过是镜花水月罢了。既然“空”，那又

五彩地絮语

安心

高旭

何必在意呢？

这种“空”，是直切入人的主观心理、意志及精神的，是对人心的彻底改造。结果是置之死地而后生。

接受“空”论的心，必是变有情为无情，变有欲为无欲。人心的存在，情、欲难分。灭除了欲，也就去除了情。难怪真正的佛门中人，有类无人，只博爱而不深情。这种“空”好不好？能不能安放我们的心呢？

坦率地说，有一定的好处。人心有时苦痛至极，不论因情、因业，或是其他，欲而不得，总须一种解脱之法，以保

持身心的平衡，继续活下去。《心经》以最简明的文字指出了一条颇为有效的路径。接受《心经》所说，人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自己松绑，活得没心没肺些，活得轻松些。

但如深入想去，《心经》的办法，对安放人心来说，终不理想。

佛家的解脱，往往是逃避。《心经》便是如此。遁入空门者，难免给人以自私之感，如《红楼梦》中的贾宝玉。去除了欲，去除了情，虽能去除烦恼，但也去除了自己本该承担的人生责任。这种去除，是对所爱者的变相牺牲。一人解脱众人

伤。佛家向来“无情”，这也难怪。这种心的安放，终归让人于心未安，存在根本上的破绽。所以，历来多情入佛者，都难成大道，必有一线之隔。

人生在世，要想“心无挂碍”，几乎不可能。除非两眼一闭，万事尽消。《心经》的“空”，用“无”来道出一片幻灭感，使人心生悲观。就算是破而后立的不悲，那也同样会是不喜的。

不悲不喜的人生，还是人生吗？夺去一颗性灵的活心，塞入一尊泥塑的偶像。人是真的得到了呢？还是真的失去了呢？是得到的多呢？还是失去的多呢？大道自然，天地自然，人心自然，来去自然，顺应自然。我们又何必自缚？又何必非要为难自己，与心作对呢？

走《心经》的路，终是自欺，并不自然。人心带有几分“虚”意就好，不必说“空”言“无”。

《心经》很值得读。这面镜子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，看清人生！

岁月留痕

母亲的茶话时光

钮桂云

周六早晨，我照例拎着一袋水果推开娘家的门。母亲正在阳台上侍弄她的那几盆绿萝，看到我，急忙把手往上衣下摆上擦了擦。边接过水果袋子边嗔怪道：“又买这些做什么！水果还有好多。”

“妈，有空你就吃点。”母亲照例说：“我又不干活，哪能吃了那么多东西。”她说，已经拿起了茶几上的电热水壶，开始泡茶。

“要不，咱出去转转？胸山公园的玉兰开花了。”我试探着问。

“跑那老远干啥？人挤人的。你要是有空，陪我说说话就行。”

就这样，我再一次被“留”在了家里。说实话，起初我是有些失落的。工作一周，好不容易盼来周末，本想带母亲出去走走，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尽尽孝心。可她偏不领情，就愿意窝在这七十平米的老房子里，日复一日地守着那些旧家具、旧相册。

母亲喝茶的习惯是从小养成的，母亲的爷爷开染房，雇了不少人，每天他就坐在天井里喝大叶茶，看干活的来来往往忙碌。母亲喝的茶也是大叶茶，二十元钱一斤。经常有街坊邻居找她喝茶，母亲一般是上午泡一壶，下午泡一壶。

母亲端起茶杯，就打开了她的话匣子。“你姥爷那时候啊，赶着驴车去镇上卖布，天不亮就走，后半夜才回来。有一回，路上遇见狼……”

这个故事我听过不下十遍。“你姥爷的驴车后来换成了拖拉机，再后来……”

就这样，每周六上午成了我和母亲的“茶话时间”。烧水、泡茶，茶盘里有瓜子和花生，喝一杯茶，吃上几颗瓜子，然后就是漫长的聊天。说是聊天，其实大部分时间是母亲在讲述。母亲说她的童年，说三年困难时期怎么挖野菜，说联产承包责任制，说改革开放我们家彻底

翻了身……

渐渐地，我不再满足于听，开始有意记录。母亲讲她的祖父——一位有文化的地主，在土改时把五十亩良田都捐给了公社。后来，他成了远近闻名的主事人。不管谁家喜事，都要请他来陪客。如果他不来，是坐不住客人的……

“这些事，我不说你们都不知道。”母亲叹口气，“再不念叨念叨，就烂在肚子里了。”

去年秋天，我以母亲讲的故事写了一篇散文。文章发表在市里的晚报上，豆腐块大小，稿费八十块钱。我把报纸拿给母亲看。她欣喜的眼中分明含着泪花，让我给她读了三遍。“写到报纸上，这样就不用讲了，谁看到就知道。”“是呀，这叫流芳百世。”我和母亲开玩笑说。

从那以后，我的笔再也停不下来。母亲的故事像一口深井，越挖越有。我写开染坊的曾祖父，写一生要强的外

婆，写沉默寡言的父亲，写那个消失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小村庄。这些文字陆续变成铅字，有的还获了奖。

“我姑娘真厉害，写得真好”母亲的言语中尽是自豪。“这多亏了您的故事精彩啦，你讲一上午的故事能写一本书。”母亲笑了，脸上的皱纹更深了。阳光斜斜地照进来，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，像撒了一层金粉。窗外的玉兰花开得正盛，有几瓣随风飘落，在阳光下打了几个旋，轻轻落在阳台上。

茶香袅袅中，我忽然明白：所谓尽孝，有时候不过是坐下来，听一个人把她的故事慢慢讲完。而那些故事，最终在另一个人的笔下获得新生，就像这杯中的茶叶，在滚水里舒展开来，重新活过一次。

母亲又开始讲起来，讲的是我从未听过的——关于她十八岁那年，第一次去县城的故事。我按下录音键，把手机扣在茶桌上，专心听母亲讲故事。



水畔春芳 沈庆功 摄